



青绿

优美纯净的散文体小说
寻回现实与精神的家園
花如掌灯 著



青绿

优美纯净的散文体小说
寻回现实与精神的家園
花如掌灯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绿 / 花如掌灯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447-4723-3

I. ①青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0497号

书 名 青 绿
作 者 花如掌灯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周冬辉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
字 数 127千字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723-3
定 价 28.0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自序

美枝叶

我的理想是吃素，但至今仍吃荤。我是一个想过如同做过的人，幸福主要来自想象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会把那些不自在的记忆自动删除。生一场病，或者一觉醒来，许多记忆就平白无故没了。没了自己并不知道。经常是见到一些从前的人，根本就记不起名字来，你是谁？谁就会觉着这是奇耻大辱，这样的忽略无礼之极。这就很少主动与人打招呼，除非确认这人我记得。日子一久，人以为这是傲慢，其实不是的，就像一个没手的人见了面无法与你握手一样，不是无礼，是因为他没手了，他有欠缺。

没有芜杂很干净，可这是欠缺，学识与做人都无法完整，不是整个的。住在城外，躲在家里，很少出门去。见人做事举止是失常的，但大多数时候有大多数人没有的闲。我很闲，闲得你想象不出来。

好比缺月它想圆，虽然圆了不见得有意思。做很多梦，会幻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细节，填沟塞壑。很熟很熟的朋友就大惊：你记性为什么这么好，我都忘记了。能记起来都是有过的，于是我一直说，

这些都是真事，不是杜撰。

有些事是别人无法知道的，一个人的时候发生的经历，那么就只有自己相信了。

有一年的有一天下大雨，也是梅季，檐雨哗啦哗啦，雨水发白，那年我七岁。门对着曲尺形一个过道，桌子对着门，老屋在雨季非常晦暗，一个人坐在桌前端着碗吃蚕豆，一刻间大雨突然没了声音，聒了似的安静。惊诧间抬头，过道中一团大火球浮着，样子就像海上刚跃出的日头，很圆很大很红，很安静。那个红火球迎面缓缓浮过来，好像可以触摸。我盯着它慢慢靠近，直到碰到我捧着的蓝边瓷碗。这是一团光滑的色调殷红的不炙热的大脸盆似的圆火，我下意识里惊恐而缩手，瓷碗跌落，落地有声，是巨响。闭了眼睛尖叫，叫完睁眼，只有一屋子雨声，圆火不见了，寻觅也没有，地上的碎碗片很白，四散着。它们是没处可去的。门外檐水下洗螺的母亲与姐姐闻声进来。我姐刚从青天湾的海边捡了一桶黄螺，她们才洗了一半。她们没看见，如果没看见只是听说，我也不信，这样的事情别人不会信。但我看见了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它很美，它表达过一种意思，想路过躲一下雨。

四年前没事干，去考证一个荒废了六百年的古寺遗迹，名叫吉祥寺。这个地方我熟，童年就在那长大。小时候足迹能到的地方都

是遗址，一个中唐到明初的大丛林，废墟有六百亩。经常会有事没事开车去转悠，有一天又漫无目的地一个人去，车窗大开着，放着梵乐，是一个阴天的午后。接下去看见的匪夷所思，并非神奇，只是很巧。有一块小小的云移过，天上露出一个大而圆的太阳，可迎面看，因为还有云雾薄薄地蒙着阳光，于是天顶现旭日，在云缝中，活像一只美瞳。只几秒，那块云又移过去把太阳盖好。整个天空就像是开眼眨了一下，接着又是没发生过一样阴蒙着的天。路上田野都没人。我没事看天干什么？而恰巧我看了，天正好这时开眼。这是有意思的，但想了三天，想不出意思来。

最节外生枝是以前每年都会做的一个梦，地点季节场景人物都一样。如果我有些高贵，底气都来自那个梦。无数次地重复梦见，梦变成了比现实更为真实的经历。一条河谷，四周古木参天，大树下河面上有一个桥一样石砌的大平台，白石围栏。我在凭栏望水。梦中的我是一个人到中年的胖子，穿古时的大红锦袍，大树的碧绿树叶拂着台下的急流，是盛夏，在纳凉。有五个彩衣华服的女人端坐着看着我，水气扑面，能看到树叶上溅起的水珠，然后一下子觉着水冰凉，就惊醒了。

这可能是我的前生。后来不做这梦了，如果确是前生，相比较，今生就非常落魄，可以算是阔过，你也没什么话好说。

人都有不经意的枝节横生，大多无用但历历在目，能够取舍收拾是好的，这本书叫《青绿》，就是这样的枝叶，它是发生在吉祥寺废墟上的故事。这些人和事是真实存在过的，有些还在。

目 录

自序：美枝叶 / 1

玄衣 / 1

人的长大就像远行，是离开原来的地方越走越远。

我姨买屋这件事，使我觉得幸福就像热水，是可以从热水瓶倒入杯子里的，也可以从茶壶倒入热水瓶。我姨没从茶壶和热水瓶中得到热水，但倒来倒去，她从屋子那里得到了幸福。

来因 / 75

我二舅这样的人对快乐的感觉是超过别人的，他的心智已经被调整得会压缩痛苦，又会放大快乐。别人的小欢喜在他是大欢喜，别人的大不幸在他是小不幸。这也是阔气，我二舅本就是阔气的人。

其实，到处都有人所感觉不到的疼痛，疼痛触及“我”，才成为“我”的疼痛。疼痛是生的感觉和死的味道。

花粉 / 163

辱是内心自觉着的低贱招来的，人之可怜源于此，当人在某一个片刻忘记自己，人的笑是好看的。

黄昏一降临，睡意就来。睡意有人世的亲切。雨天要比晴天亲切，夜里要比白天亲切。人只有在睡着时，是自己的，醒着的时候没有片刻不被打搅。

玄衣

人的长大就像远行，是离开原来的地方越走越远。

我姨买屋这件事，使我觉得幸福就像热水，是可以从热水瓶倒入杯子里的，也可以从茶壶倒入热水瓶。我姨没从茶壶和热水瓶中得到热水，但倒来倒去，她从屋子那里得到了幸福。

1

油纸伞撑开来，伞面绘着的梅花就鲜红地开了。雨也不是很大，人在伞下感觉比空蒙的雨地亮堂。雨声豆子般落在伞上，撑着一伞雨声走路，水从伞的四周流落下来，檐雨一般珠连不断。伞柄是一根发黄的竹，伞骨也是竹的，她去娘家时，好像总是雨天，总是打着这样一柄油纸伞。

卢家是我外婆的娘家，离白石街二十里路的一个山村，要过三条山岭，五口池塘。卢家的村头还有两棵大樟树，樟树边有一个几亩大的水潭。一路过来山路间的池塘水是清的，而村头这个水潭的水有些白，总有不少鹅和鸭子在潭里戏水。沿乱石台阶走上去，拐过两个弄口，再迈十来级台阶，就是娘家。娘家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就可看见。娘家有墙门，院子里铺着石板。墙头长着些草，房子旧得有些歪斜，木壁与柱子老得发灰，堂前的壁上贴着发黄的年画。

卢家只剩下了我外婆的侄子，我应当叫阿罗舅舅，但我一直跟着别人叫他阿罗。阿罗对他姑姑亲得不得了。我们每次去，他叫姑姑的时候，眼圈总要一红，声音会颤。我外婆的父亲是个风水先生，

阿罗的父亲是我外婆的哥哥，我外婆说她哥哥待她比对阿罗还亲。他把妹妹娘家的房间一直留着，到他自己过世，还嘱咐阿罗：你姑姑的屋子要经常打扫，要一直留着，你姑姑命苦。

我外婆去卢家就住在她做姑娘时的房间里，她从前的东西都在，包括她小时候穿过的鞋和戴过的一个银项圈。她十七岁嫁给我外公，她父亲有一年路过白石街，看上了桥头那户人家的风水。

看风水的卢先生非常熟悉白石街，他会经常夹着一柄油纸伞，来白石街转一圈。不论晴雨随身都带雨伞，脚穿麻鞋，据说这就是风水先生打扮。我外婆说起她的父亲来会笑。他会治自己的跌打损伤，但从来不给别人治，说一行有一行的饭碗，人不能做本行之外的行当，否则人家郎中怎么办。他用芝麻炒盐下酒，筷子在酒盏里湿一下，直插在芝麻碗里，筷子头上就沾了盐和芝麻，抿一口黄酒，吮一下筷子的头。芝麻炒盐盛在红花碗里黑白分明，就这一碗菜，可以下一坛酒。

白石街桥头的这户人家，门前的石捣臼里养着水种着莲花，也是白色的。白石街是风水宝地，卢先生捧上一把地上的土回家，回家细细地把土撒在白纸上反复看，发现土有五色。他喝着黄酒就着芝麻炒盐，心里盘算着，没有说破。

他打听到石臼里种莲花的那户人家姓桑，暗暗吃惊，他没有细

想，就让媒人去说媒，他要把女儿嫁给这户姓桑的人家。桑，一棵树的姓，整个白石街独此一户。我外公比我外婆大五岁，被他叔叔带着在上海长江轮上撑船做水手。

他用二十两银子把老屋拆了重起，他的丈人前前后后仔细地拿着罗盘为造新屋定风水，择吉时。这屋子东面临溪，西和北是白石街的丁字口，大门朝南是对山的，临南街朝北，临西街朝西。卢先生决定北西南三面都开了三扇大门，临街的两边全用木壁，三正间青瓦木壁的屋子前院后街，地势垫得高高的，屋也造得高朗，日夜听得见屋边溪水声。

她坐着花轿嫁过来，吹吹打打，过了三条岭，五口清水池塘，一路草青水碧，是阳春三月。这一户人家算是小康。我没有看到过外婆小脚小媳妇的模样，等看见外婆时她已老了，屋也早就旧了。

卢先生后来很后悔，活地流水声，要讲世道顺，这就顺风顺水，而那年月世道一直不顺，难免辛苦颠簸。这屋的风水就出人意料了，而且意料之外的离奇地都应在我外婆身上。

婚后外公把妻子接到了上海，租了一间屋子，独户独门。我外婆不认识上海的路不认识上海的人，就闭门不出。他每月给她一块银圆做生活费，每星期回家一趟，平时都在长江上漂泊。后来有了我母亲和姨。

黑黑的屋子里生着炉火，锅里炖着老笋根，娘仨围着炉火取暖。我外婆用咸菜汁炖老笋根一直炖到她过世。卖笋的把老笋根削掉，她就一文钱买一大堆，炖得笋块盐花发白，香气四溢。笋根烂熟，咸而又鲜，是吃不厌的美味，吃不完晒干又是另一种风味。

那条弄堂的小屋里娘仨啃老笋根足不出户的日子，令我外婆常回忆，但她一直想着白石街的新屋，她父亲费尽心思为她摆布的屋。出门前她在溪边种了一排竹，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桑。五年里她一直想着。

日本人打来了，人们纷纷逃难，我外婆就背着拖着带了两个女儿回家，说不出的欢天喜地。人家逃难是颠沛流离，她逃难是回家。那年她二十四岁，我外公依旧在长江上撑船，我外婆回到了白石街。从此她再也没见到过丈夫，抗战一爆发，上海就封了港，整整八年音讯全无。

溪边的竹子成了林，桑树也高过了屋檐，她等着丈夫回来，卖老笋根过日子。白石街桥头桑家的老笋根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气，别人炖出来没有这个味，滋味是学不去的。

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，我外公在武汉生病死了。传信的人是我外公带在身边做学徒的侄子。音讯隔绝之后，我外公在武汉娶了一个小老婆，还生了一个儿子。儿子会爬时，他得了风疾，卧床不起

好几年，日子就过得破败不堪。传话的侄子说：“婶，阿大临死之前想着你呀，他每天朝南喊你名字。他说他是有老婆有女儿在家里的呀，但如今一口热茶也无人递呀。”

我外公临死前的这番话，我外婆念叨了一辈子。她对我外公恨心全无，只为自己哀叹。她是个非常容易哀叹的人，比如我们小孩地上跌了跤，她就会十分哀怨，好像摔倒只有她家孩子会，别人家小孩不摔跤似的，还总觉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总要比别人可怜，这种可怜发生时，她就会敲着床沿号啕，喊“亨啊亨啊……”亨是我外公的名字。大哉乾元，亨利贞。我外公的父亲就是根据这句话，给起的名字。

她给我外公做了衣冠冢，就在和尚山自家的豆地里。坟是双穴的，墓碑上还有她自己的名字，只是这碑上的名字只有姓“卢氏”。她在三十二岁那年以我外公的名义为自己做好了坟，她决定守寡。

棺材里只有衣服鞋子，都是新的，八年里她每逢过年都会给他做一套新衣服，想等他回家时可以穿，此时都放进棺材里，为了棺材抬起来不显得轻。她把院前的那棵桑树砍了，在衣服的下面放了一段桑树树干。做风水先生的父亲没给她读过书，她不识字，但他的名字她认识，她在放进棺材里的树干上用锅煤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“亨”字。

其实是空穴，她真的当他有。过年清明二节，年年上坟点香燃纸烧蜡烛，一直到她自己暮年爬不上山为止。所以和尚山上坟，我懂事起就年年去，她死后还年年去，什么地方新长了棵树，又生了根藤，我都清清楚楚。

她的父亲，觉得女儿守寡是对的，这是女人应守的节，也为了屋。他为了这块风水宝地，费了半生的心血，还有自己的女儿。屋对他的重要没有其他东西可比，只有屋能印证他的毕生所学，他存在于世的全部意义，似乎就在于这块风水宝地蕴含的东西应验出来。并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这样的机会，尤其看风水的，并非处处都有风水宝地，师徒三代能找到一块吉地，这一脉传承就会有世世代代的依据。

为了更牢靠地使女儿据有屋，卢先生觉得应该把我外公生在武汉的儿子找回来。这是桑家的根脉，桑不能无根。我外婆只生了两个女儿，女儿是要出嫁的，屋不能后继无人。

她千里迢迢颠着小脚去武汉偷我大舅的这件事，当初在白石街很是轰动。街坊傅老先生说：如果不是因为乱世，乡里是该为她讨一座牌坊以旌节烈的。但她的心思不是为了屋，她觉得确有义务为桑家留一条根。就这么一念之间，她真的去做了这件万难之事。

且不说大舅的生母愿不愿意，对于大字不识话语不通又是小脚

的她来说，她能不能摸得到武汉，都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
半年之后她真的把一个男孩抱了来，抱到家里不是喜出望外的大功告成，而是一家老小抱头痛哭。路上盘缠被人偷了，她是一路乞讨摸回来的，在路上还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病死。如果我外婆半途病死，那可真成了作孽，她将对不起我外公，对不起家中的一对女儿，更对不起我大舅，把人家从生母那偷来，路上成为孤儿，这样的对不起我外婆承担不起。想到这里她汗如雨下，一激灵吓得两眼冒绿光，竟能撑住不死，病被吓退了下去。在宁波码头终于走投无路了，没钱买船票，天天在海边等，等了一个多月，总算碰到一个熟人，这熟人已经认不出她来，直到她恳求只把小孩带回白石街，熟人才将信将疑给她买了一张回来的船票。

我外婆硬生生憋下去的病，后来一直潜在身体里，自偷了我大舅回家后一直病恹恹的，天气一冷就没日没夜地咳，咳了三十多年。说起来这都是为了我大舅，但我大舅懂事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对此并不领情。

她的婆婆，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外婆去偷大舅这件事会是真的，她认为不过是在外面捡一个小孩回来，充一个数。她根本不掺和这件事。太婆是个冷削的人，我外婆未过门前太婆就一个人过，与任何人往来都很冷漠，她住在桑家祖宅的老屋里，有一块菜地，